

汪祖華擅長訓練

汪祖華在軍統局，有一個特點，他參加了情報機構，可是從來沒有做過情報工作，也沒有處理過情報業務；自始至終，祇是担任訓練工作，而且是負責政治訓練。因為，戴先生辦訓練的最大目的，是要把同志訓練成思想純正，信仰堅定，冒險犯難，不屈不撓，效忠領袖，為國犧牲的幹部。所以，特別注重政治訓練，選擇主持政治訓練的人，非常仔細認真，毫不馬虎將就。

潘佑強很識大體

汪祖華本來在軍事委員會交通研究所担任政治教官，不知道戴先生從那裏打聽清楚，他是一位最優良的政治訓練能手，打定主意要羅致他。民國二十四年夏天，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汪祖華遇到戴先生，戴先生說在杭州辦有一個學校，要他去教課。汪祖華並沒有弄清楚是甚麼學校，以為戴先生不會辦甚麼了不起的學校，不過隨便說說而已，他也就含含糊糊答應了。想不到，戴先生會認真起來，過了幾天，請他到鷓鴣巷五十三號吃飯。

「我決定請你到杭州去，担任我們學校的教官。」吃飯的時候，戴先生對汪祖華說。

「戴先生！我還不知道你在杭州辦的是甚麼學校呢？」事到臨頭，汪祖華不能不問清楚。

「浙江警官學校。」戴先生說。浙江警官學校係民國十七年朱驪先（家驊）先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時創辦的，朱家驊自任校長，辦得很不差，很有名氣，現在却成了戴先生所主持的學校。汪祖華聽了，自然有些驚奇。

「我在交通研究所担任有課程，不能擱下就走，需要先向那邊辭職才行。」汪祖華說的也是老實話。『沒有關係，我會向潘佑強兄說的，你可以準備動身。』當時交通研究所由潘佑強負責主持，所以，戴先生這樣回答他。

「戴雨農先生要我到杭州警官學校教書。」汪祖華由鷄鵲巷回到交通研究所，趕緊報告潘佑強。

「雨農要你去，你應該趕快去！」潘佑強這樣說，大出汪祖華意料以外。別人來挖他的人，他不但不能生氣，不反對，反而幫人家說話，要他去，豈不怪哉？其實潘佑強知道戴先生所負的責任重大，他需要甚麼人，都應當儘先由他調用。潘佑強識大體，不自私，寬宏大量的風度，和尊重戴先生的職責，着實令人欽佩。這也是當年復興社同志們的親愛互助精神。

杭訓班名義上附設在浙江警校，實際是祕密的單獨在雄鎮樓訓練，並不和浙江警校混在一起，不過受訓的人穿着浙江警校的制服，每期不過二三十人。汪祖華到杭州以後，担任警校正科的政治教官，講授各國政黨史，也在杭訓班講政治課程。後來接替王孔安的工作，担任警校政治特派員辦公室的書記長，代替

戴先生處理一切問題。

康兆民威氣凌人

二十五年杭訓班和交通研究所都歸併江西星子海會寺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交通研究所編為交通隊，杭訓班編為特警隊，歸併過去受訓的同志有劉戈青、劉欽禮、趙文蔚等。戴先生派謝力公、汪祖華、何龍慶、連謀、勞建白一道去特訓班，謝專管特警隊的教務，汪管政訓，何、連先後管隊務。

特訓班主任係康兆民（澤），有一天要來特警隊點名，謝、汪、連三位一商量，覺得受訓的同志不能暴露本來的面目，受訓時期都用化名，不用真名，於是造了一份化名名冊，交給康主任。康主任拿上這本化名名冊來特警隊點名，點到「成吉思」名下，康主任勃然大怒，不再往下點名。成吉思下面再加上一個汗字，不是就成了元太祖嗎？顯然是個假名，他認為他們瞧不起他，故意開他的玩笑。

「特訓班既然由我負責，你們就不應該對我守秘密，造假名冊子給我。你們要知道，戴雨農可以晉見領袖，我康澤也照樣可以晉見領袖……」康主任對他們發了一頓脾氣，連戴先生也夾雜在裏面。康兆民這種盛氣凌人的態度，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過些時，領袖來到廬山，戴先生也來了。當時廬山警察局長是賀叔昭（元），特警隊的三位負責人和賀叔昭一起去見戴先生，把康兆民到特警隊點名，大罵的經過報告了戴先生。

「你們本來不對，應該罵！放假也要做到天衣無縫才行，怎麼可以露出馬脚呢？甚麼名字不能叫，要

叫成吉思這種怪名字？」他們以爲戴先生聽了他們的報告，一定很生氣，殊不知，戴先生不但不生氣，反而笑着對他們這樣說，他們才了解戴先生怎樣識大體，度量怎樣偉大，能够容忍別人所不能容忍的。

發高燒寫不怕死

抗戰開始，戴先生在上海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以吳鐵城、俞鴻鈞、杜月笙、宋子文、楊虎、貝祖貽等十幾位先生和他自己爲委員，下設別動隊指揮部（二十七年九月改爲忠義救國軍）和青浦、松江兩個訓練班。汪祖華調任蘇浙行動委員會政訓組長兼松江訓練班副主任，他到達上海，戴先生正在發高燒，住在一家醫院裏，他趕緊去醫院看看，一方面探病，一方面請示工作。他走進病房的時候，上海區的負責人陳質平正在那裏陪着戴先生。戴先生被高燒燒得面孔發紅，呼吸急促，還帶幾分迷迷糊糊。

「你穿上這樣一套衣服，在戰地工作，是不方便的。」戴先生睜開眼睛，看見汪祖華穿着一套西裝，走進病房，沒有等他開口，就從枕頭旁邊抓起一把鈔票遞給他，說道：「趕緊去做一套中山裝！」

這一把鈔票並不多，祇有六七十元。可是做一套布中山裝，祇要兩三塊錢，就是做呢子的，也不過十幾塊錢。戴先生在發高燒的情況下，對於穿衣服這種小事情，都不放過去。汪祖華接過鈔票，請示訓練主旨。

「現在抗戰，要同敵人拚命。我們訓練幹部的目的，就是訓練他們不怕死。祇有不怕死三個字可以打倒敵人，可以獲得勝利。」戴先生說完話，猛然從病床上起來，身體好像還帶點搖晃，走到桌子前面坐下

來，提起毛筆，寫下「不怕死」三個字，交給汪祖華。戴先生雖在病中，都預備着辦公文具，汪祖華對他的工作精神，非常感動。

這張條子汪祖華當寶貝一樣帶到松江訓練班，用鏡框子裝起來，作為松江訓練班的班訓，也就是松江訓練班的訓練主旨。在這全民族抵抗侵略的偉大時代，祇要人人個個都不怕死，敵人再野蠻，再兇猛，再殘暴，也奈何不了我們。戴先生的偉大處，就是了解羣衆心理，懂得時代需要，獨具慧眼，看得遠大，能够抓住要點。「不怕死」三個字多麼簡單明瞭，松江訓練班本着這一個目標，所訓練出來的同志，在抗戰初期，的確發揮了不怕死的精神，完成了不少任務。

松江和青浦都在上海附近，隨着戰事逆轉，這兩個訓練班也就很快結束了。汪祖華離開松江，又到臨澧訓練班擔任政治總教官兼政訓處長。據他說，臨澧訓練班的重要幹部原來相當團結，後來有人向戴先生打了小報告，說了臨訓班許多壞話。在一次工作會報中，戴先生對臨訓班的幹部們責備得非常厲害，他們起來爭辯，戴先生說他們不够坦白。緊接着，張治中放火燒了長沙，臨訓班遷往黔陽。在遷移時，臨訓班的幹部們被分別調開，多少帶點懲罰的意味。汪祖華調往蘭州，擔任蘭訓班第一期的政治教官，政訓組長爲王孔安。我由西安到了蘭州，擔任甘肅站的副站長，我們三個人特別走得近些，隔不了兩三天，總會見一次面。蘭訓班第二期由王孔安任副主任，汪祖華擔任政訓組長。

後來主持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總處（後改爲中緬運輸總局）的宋子良要求戴先生給他派幾位得力幹部

，協助工作。於是，戴先生調派幾位重要幹部到西南運輸處工作，張炎元爲警衛稽查組長，汪祖華任特別黨部書記長兼政訓組長，陳質平任仰光分處長，潘其武任臘戍支處副處長。

兩位太太要汽車

汪祖華和臨澧訓練班第二大隊長楊清植分別被派到蘭州和黔陽，兩家的家眷尙留在湖南的桃源，當時因爲軍運忙碌，嚴禁軍車搭載家眷，客貨車又少到近乎沒有，加以敵機瘋狂轟炸，整天提心弔膽，不得安寧。她們找不到交通工具，不能行動，進退維谷，焦急萬狀。

「剛走過去的那一個人，好像戴先生？」有一天楊太太和汪太太在街上溜達，楊太太看見一個人走過去，對汪太太說。

「那麼，我們追上去，向他要車子。」汪太太聽說是戴先生，她這樣主張。

「好！」楊太太說。

這兩位太太一問一答，立刻付諸行動，尾追在戴先生的後面，一直追到戴先生住的地方，果然是戴先生。汪太太身上帶着汪祖華的名片，掏出一張，遞給警衛，要求見戴先生。戴先生看見汪祖華來見，以爲他還沒有動身去蘭州，非常奇怪。軍統局的同志奉到命令，都是馬上動身，沒有遲延好幾天的。戴先生立刻接見，走進來的並不是汪祖華，却是兩位太太。她們說明她們的先生走後，她們困在這裏，動身不得，

才來看戴先生。戴先生以爲她們缺少路費，趕緊吩咐給她們取錢來。

「我們並不需要錢，我們是找不到車子，請戴先生給我們想辦法。」這兩位太太真能幹，他們不要錢，祇要車子。

戴先生略微考慮一下，滿口答應給她們想辦法。第二天果然派車送這兩位太太到了沅陵，這裏沒有敵機轟炸，安全了許多。

戴先生對於幹部培養，非常注意，想得很週到。爲了取得軍校學籍，保送許多同志入軍校高教班。汪祖華從浙江警校、海會寺特警隊、松江訓練班、臨澧訓練班、蘭州訓練班一直負責政治訓練工作，最後派到西南運輸處任政訓組長，還是離不開政訓。可是前後七八年，並沒軍校正式學歷。戴先生覺得，一旦抗戰勝利，去担任公開的職務，一定很吃虧，必需培養他的軍事學歷。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以軍統局少將專員名義，保送汪祖華入中央軍校高教班第九期受訓。同年十月中央訓練團增設黨政高級班，汪祖華又被選調該班第一期受訓。軍校高教班受訓期間爲一年，他還差兩個月才能畢業，因爲他在高教班的成績特別好，軍校教育長萬武樵（耀煌）先生特准提前畢業，這樣他才參加了中訓團高級班第一期受訓。